

江西省“四链+三区”城市体系发展构想

孟祥林¹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 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着手构建“四链+三区”的城市体系。“四链”由两条主链和两条辅链构成,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上将行政区划内的主要中心地串联在一起,为在省域范围内构建一体化的城市体系搭建了框架。“三区”即根据省域行政区划内设区市间的联系,将整个行政区划划分为三个子片区,在赣西北片区内要形成“弓背+弓弦”的分步走格局,赣东北片区要形成“三角形+节点城市团”的发展格局,赣中南片区要形成“主链+辅链+子片区”的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南昌市要与武汉市、长沙市形成“三角形”互动格局,提升城市化速度,而后通过“以北部带动中南部”的发展步骤推动省域城市化水平提升。

关键词: “四链+三区”; 城市体系; “软区划”; 节点中心地; 城市链

中图分类号: F299.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054(2019)01 — 0010 — 06

一、江西构建省域城市体系的理论依据分析

有研究认为,在江西城市体系中南昌具有核心城市的地位,影响范围主要限于江西省北部等区域,对宜春市、抚州市、九江市、新余市等城市的影响力较大,对景德镇市、鹰潭市、上饶市以及赣南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1]。因此,在江西城市体系构建过程中严重存在北重南轻、北快南慢的问题。在提升江西城市化水平的过程中,需要以南昌市为中心构建能够带动省域行政区划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城市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推进城市链(带)的建设,依托既有发展基础不断构建节点中心地,在中等城市间以及县级中心地间更好地发挥连接作用,同时要在邻近的中心地间构建起小城镇团,更好地承接大中城市中心地向腹地的辐射,从而推动全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 克氏中心地理论中关于城市群的发展设想

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即向居住在其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货物或者服务的地方。根据克氏理论,在均质平原地区,中心地呈正三角形排列,市场区呈正六边形排列。克氏认为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是支配中心地体系形成的三个条件^[2]。在市场原则下,较高一级别的市场区由3个较低一级别的市场区组成,市场区的系列为1、3、9、27……,中心地系列为1、2、6、18……。在交通原则下,较高一级别的市场区由4个较低一级别的市场区组成,市场区系列为1、4、16、64……,中心地系列为1、3、12、48……。在行政原则下,较高一级别的市场区由7个较低一级别的市场区构成,市场区系列为1、7、49……,中心地系列为1、6、42……。因此在不同原则下,较高级别的中心地直接服务的较低级别的中心地数量会有差异。实际上在城市体系布局过程中不会严格遵循克氏理论中论及的三原则,市场区在现实中也并非如同克氏理论中论及的那样规范。但是克氏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心地是按照一定的等级和数量分布的,中心地间的互动效率严重影响城市

¹收稿日期: 2018 — 06 — 06

作者简介: 孟祥林(1969 —),男,河北保定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注意中国化、区域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体系的质量。克氏中心地理论只是针对均质平原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不同区域的地形状况有很大差别，而且很难做到均质，因此在利用中心地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修正。根据中心地理论，高级别的中心地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对较低层级的中心地产生影响。在正六边形模型中，不同等级的中心地都是按照一定秩序相互影响，彼此间保持着较高的互动效率。相邻行政区划间不会出现由于行政区划壁垒而造成的“空白区”，即城市化进程中相邻行政区划间存在的不能被同步城市化的区域。因此在构建区域城市体系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空白区”问题，需要跨行政区划构建城市链（带），并且在行政区划边界处更应考虑构建节点中心地，在对中心地进行空间布局时，要考虑到中心地间的“三角形”关系，强化城市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城市环链的建设，让不同等级的中心地在与其他中心地高效互动中发展。

（二）聚集经济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子中心构建

城市规模按照“摊大饼”原则向腹地拓展的过程，是资源从聚集经济发展到聚集不经济的过程，即资源在既定区位上聚集时获得的收益不能抵补付出的成本时，就会从靠近城市中心的区位上向城市边缘移动，直到资源的边际受益高于边际成本并且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时，就会在相应的区位上布局。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展，原先区位上的地租水平会提升，资源为了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会向城市边缘继续迁移，而经济要素不断向城市边缘迁移的过程中，城市规模就会逐渐扩大。城市的这种“摊大饼”式扩展，会造成城市中心地区资源过度拥挤，既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从而重复建设问题非常严重。城市中心区域虽然地租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资源聚集节省，资源的回报率也相对较高，为了追求聚集节省，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倾向于向城市中心聚集，于是城市中心过度发展与城市边缘发展不足问题同时存在。城市发展从聚集经济到聚集不经济的过程，要求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进入分散格局，即在核心城市腹地内建设一定数量的子中心城市，分担核心城市的职能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广大腹地发展（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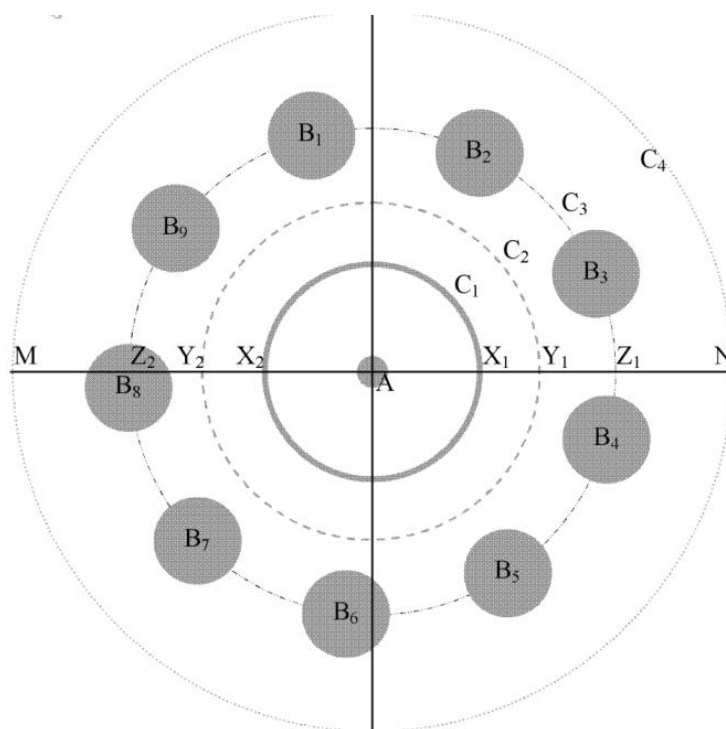


图1 聚集效应与子中心示意

图1中A是核心城市，C1、C2、C3、C4为A向腹地扩展的三个阶段，沿着A→X1（X2）→Y1（Y2）→Z1（Z2）→N（M）方向表示城市规模向腹地扩展的方向及相应位置处到城市核心的距离。根据聚集经济学原理与城市规模扩展过程中的地租衰变理

论, Y1 应该是 A 的最佳规模, 在 A — Y1 距离内聚集效应递增, 资源向 A — Y1 范围内聚集的动力较大。但是当城市规模向 Y1 范围以外继续扩展时, 就会出现聚集不经济问题, 即资源由于高度聚集而出现过度竞争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 在 Z1 范围以外资源聚集不经济程度会进一步增加, 资源聚集的负效应开始增加。因此 Z1 边界上应该考虑构建子中心城市, 在 C3 环上构建 B1、B2……B9 等多个子中心城市, 分担核心城市 A 的职能, 在城市环 C1 处形成新的城市隆起, 拉动 Z1 — N 区域的发展。子中心的充分发展, 使得核心城市 A 不会再向 Y1 以外的区域扩展, 于是在整个区域内形成“一核+ 多子”的发展格局。根据前文, 在大都市发展过程中, 都市的发展规模要进行适当控制, 并且要在大都市腹地内依托既有发展基础前瞻性地构建子中心城市, 使得大都市前瞻性地进入分散发展格局。

(三) 城市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行政区划瓶颈

克氏中心地理论虽然分析了行政原则下的市场区间的关系以及中心地的数量序列, 但是并没有详细讨论行政区划在城市体系构建过程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 但很多地区由于行政区划限制, 导致影响力较大的都市不能越过行政区划对邻近行政区划发挥应有的辐射作用, 并进而将邻近行政区划纳入大都市的腹地。在诸多这样的区域中, 京津冀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三地在历史上属于同一行政区划^[3], 但是在天津和北京相继独立成为直辖市后, 京津大都市与近京津的河北省区域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上出现了较大差距。当京津大都市存在过度发展问题的同时, 近京津的河北省地区却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自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 三地开始在交通、金融、通讯、教育、医疗等很多方面进行一体化设计, 京津大都市的职能也在逐渐向腹地疏解, 并着手跨越行政区划构建子中心城市, 在这种发展格局下, 京津冀三地都将是受益者。这是打破省级行政区划阈限而进行广域城市体系设计的经典案例^[4]。因此在构建城市体系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行政区划问题, 通过“软区划”[5]方式构建广域城市体系就成为城市发展的一条重要思路。前文论及, 江西省的省会城市位于行政区划北侧, 对赣北地区不同层级的中心地会产生较大影响, 但对赣中和赣南地区影响相对较弱, 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但需要在赣中、赣南地区强化子中心城市的发展, 也要积极强化与邻近行政区划间的联系。南昌市要通过加强与长沙市、武汉市的联系, 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 拉动赣北地区更大腹地发展。通过从北向南逐步推进的方式, 提升赣中与赣南地区城镇化水平。在江西城镇化进程中, 不仅要注意突破省域行政区划限制构建广域城市体系, 而且要理顺设区市间的关系, 让影响力较大的城市能够跨越行政区划, 对腹地内不同层级的中心地产生较大影响, 让发展基础较好的县级中心地以及乡镇中心地发展成为城市链上的节点中心地, 在行政区划内形成“省会城市→县级城市→乡镇小城市”为链条的城市体系。

二、江西省“四链+ 三区”城市体系建设构想

江西省行政区划北宽南狭、南北狭长, 省会城市南昌位于赣北地区。为了使整个行政区划内城市化水平得到提升, 需要在城市链的建设层面做文章, 通过构建城市链将中等城市中心地串联在一起, 通过分区发展达到“以强带弱、以中心带动边缘”的目的, 从而推动腹地城市化水平均衡发展。如图 2 所示, 在江西行政区划内最终要形成“四链+ 三区”的城市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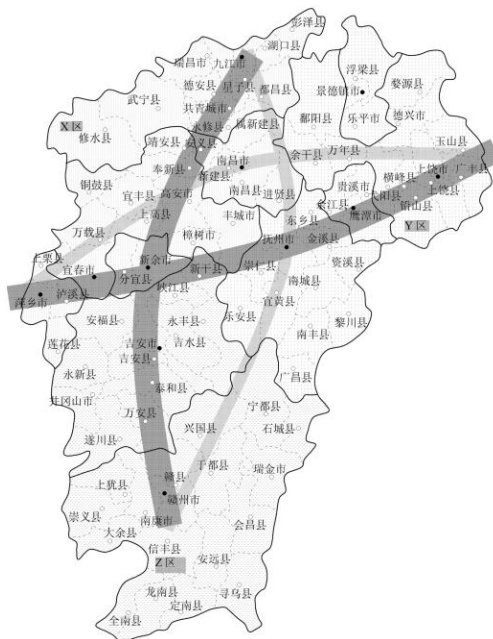


图 2 江西“四链+三区”城市体系示意

（一）四链：2 主链+ 2 辅链高效互动

“四链”由两条主链和两条辅链构成。从图 2 可以看出，东西向的主链将萍乡市、宜春市、新余市、抚州市、鹰潭市、上饶市等串联在一起，该条城市链也将泸溪县、分宜县、新干县、樟树市、崇仁县、东乡县、金溪县、余江县、铅山县、弋阳县、横峰县、上饶县、广丰县和玉山县等串联在了一起。在构建起来的四条城市链中，该条城市链上的中等城市密度最大，在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该条链将很多县级中心地串联在一起，并且不断向南北两侧扩展，成为位于赣中的主轴。位于南北方向的主链即“九江市—共青城市—永修县—安义县—奉新县—高安市—上高县—新余市—分宜县—峡江县—吉安市—吉安县—泰和县—万安县—赣州市”一线，在南北方向上将中等城市中心地与县级城市中心地紧密整合在了一起。根据图 2，两条主链将江西省的大部分中等城市中心地串联在了一起，为这些中心地高效互动创造了条件。在充分发展如上两条主链的同时，还要构建两条辅链，从而将更多的县级中心地整合在一起，并且使得主链的辐射面进一步拓宽。从图 2 可以看出，辅链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链，东西向的辅链即“上栗县—万载县—宜丰县—高安市—奉新县—新建县—南昌市—余干县—万年县—玉山县”一线，该条辅链经过南昌市，将南昌市东西两侧的县级中心地与省会城市串联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该链与东西向的主链相呼应，将东西向主链的影响力北扩，并与南北向的辅链和主链高效互动，为江西省进行“分区”城市化做好准备。南北向的辅链即“九江市—星子县—都昌县—进贤县—抚州市—宜黄县—宁都县—于都县—赣州市”一线，该辅链与南北向的主链呼应，使得南北向的主链与辅链间的中心地得以高效整合。从图 2 还可以看出，主链与辅链交汇后围成的区域将成为江西城市体系中首先应该得到发展的区域，“南昌市—抚州市—新余市”会构建起南昌市南侧的三角形，“南昌市—景德镇市—九江市”构成南昌北侧的三角形，两个三角形将图 2 中的 X 区和 Y 区整合在一起，成为区域城市体系的核心。图 2 中，由“南昌市—新建县—高安市—上高县—新余市—新干县—崇仁县—抚州市—东乡县—进贤县—南昌县”围成的区域（包括中间的丰城市、樟树市）在“四链+三区”的城市体系构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三区：赣西北+ 赣东北+ 赣中南

前文论及，江西省行政区划南北狭长且北宽南狭，为了使行政区划内城市化水平整体得到提升，不仅要构建前文论及的主辅互动的城市链，而且要对行政区划适当分区，按照分区发展原则进行分片发展。根据图 2，要将整个行政区划分成三个片区即

赣西北片区即 X 区、赣东北片区即 Y 区、赣中南片区即 Z 区。

1 . 赣西北片区：“弓背+ 弓弦”的分步走格局

赣西北片区在构建子城市体系的过程中，除了要遵循前文论及的“主辅链结合”的框架外，还要在子片区内进行细微设计，如图 3 所示，用“弓背”链条的城市链将子片区内的中等城市中心地串联起来，然后以“弓弦”链条在“弓背”的西侧构建一条城市链，将更多的县级中心地连接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通过“弓弦”将“弓背”的城市影响力向西扩展。从图 3 可以看出，在赣西北片区构建子城市体系的过程中，要分三步逐步推进城市体系建设。第一步是构建“弓背”。在图 3 中，“弓背”由九江市、星子县、共青城市、永修县、南昌市、南昌县、丰城市、樟树市、新余市、分宜县、宜春市、泸溪县、萍乡市等构成。“弓背”上连接了多个中等城市中心地，但该条城市链向东南侧凸出，不利于将子片区中西部的县级中心地整合在一起。同时这条链上的樟树市与丰城市是将南昌县、新余市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中心地，在形成“弓背”的过程中要强化以樟树市、丰城市为中心的小城市团的构建。第二步是构建“弓弦”。从图 3 可以看出，“弓弦”除了两端有九江市和萍乡市两个中等城市中心地外，主要是县级中心地，包括德安县、靖安县、宜丰县、万载县等县级中心地。前文论及，由于“弓背”向东南侧凸出，所以赣西北子片区内需要构建一个扮演中心角色的中心地与“弓背”呼应，并能够将赣西北子片区内中西部区域腹地整合在一起。图 3 显示，宜丰县可以扮演中心角色，通过强化宜丰县的发展力度，以其为中心可以将周边的上高县、高安市、奉新县、安义县、靖安县、铜鼓县、万载县等整合在一起。在这一步骤中，关键是将宜丰县发展成为子中心城市，成为“弓弦”的中心，也成为与“弓背”呼应并很好地承接“弓背”向西的辐射力的中心。第三步是将子片区的边缘与中心区整合在一起，涉及的区域包括“修水县+ 武宁县+ 瑞昌市+ 彭泽县+湖口县+ 都昌县+ 进贤县”，这些县级行政单元主要分布在赣西北子片区的边缘，只有当“弓背+ 弓弦”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向子片区的边缘进一步扩展时，该步骤涉及的区域才能受到深入影响，并与子片区的中心区域整合在一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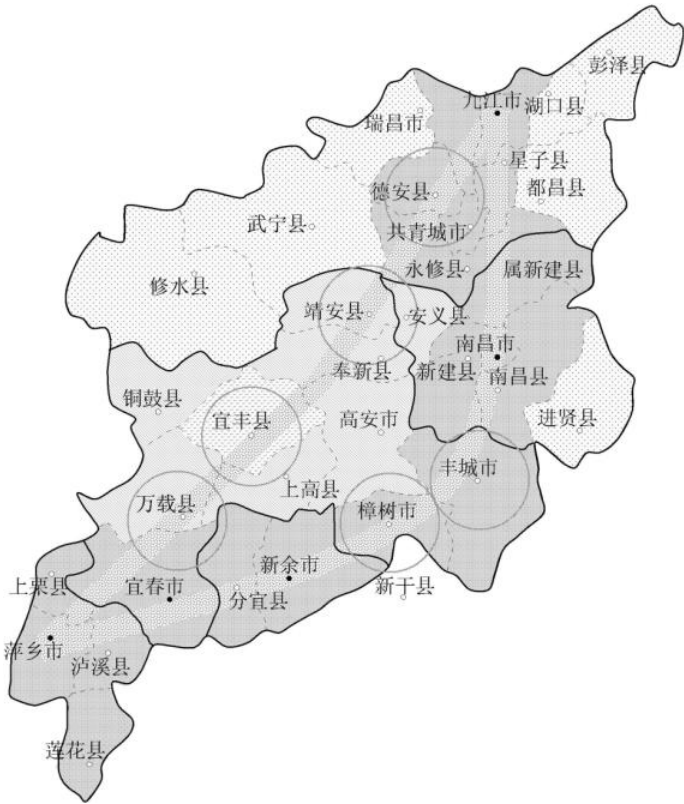


图 3 赣西北片区城市体系示意

县+ 井冈山市+ 遂川县”形成的南北狭长区域，以井冈山市为中心发展。在吉安市行政区划内分成R 区以及R 区以外的区域两个部分，井冈山市和吉安市分别是两个区域的中心，前者将“安福县—永新县—井冈山市—遂川县”连在一起并形成C2 城市环，后者则是C1 城市环和C4 城市环的交汇处，将吉水县、吉安县、泰和县等整合在一起。前文论及，C1 是赣中南子片区在南北方向上起着重要连接作用的主导城市链，该城市链将“新干线—峡江县—吉安市—吉安县—万安县—遂川县—上犹县—赣州市—南康市—信丰县—安远县—寻乌县”串联在一起。前文论及的C2 是C1 西侧的靠近北端的辅链，拉动吉安市西侧区域发展。C3 是C1 西侧的辅链，拉动“S 区+Q 区”的发展，该城市链将“上犹县—崇义县—大余县—南雄市—龙南县—定南县—寻乌县”连成城市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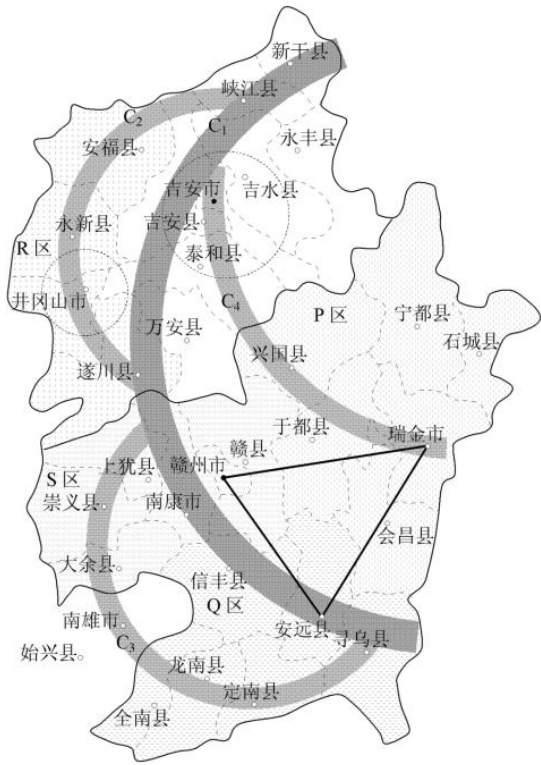


图 5 赣中南片区城市体系示意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主链 C1 虽然在南北方向上将更多的中心地串联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但由于 P 区距离主链 C1 相对较远，所以必须在该片区内构建子中心城市，并与主链 C1 建立直接联系，因此必须加快构建 C4 链即“吉安市—泰和县—兴国县—于都县—瑞金市”城市链，同时尽快形成“瑞金市—赣州市—安远县”三角形，瑞金市通过“瑞金市—赣州市”边和“瑞金市—安远县”边与主链 C1 建立联系。根据如上设计，在赣中南子片区内，将 C4 与 C1 联系在一起。前文论及，赣中南片区在江西的三个片区中面积最大，并且中等城市密度较低，因此在该片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就非常有必要构建多条城市链和依托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城镇）构建节点中心地，按照“中心带动边缘、节点连接两端、主链带动辅链”的方式推动整个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P 区、Q 区和 S 区划分过程中，兼顾了各区域内子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与各区域间的空间关系，在有利于子中心城市间互动效率的同时，也能够让子中心城市在子片区内很好地带动全域发展。

三、广域江西城市体系建设构想

前文论及的诸多方面都是在江西行政区划内进行设计。但分片区的目的并非按照区域方位将各个子片区分隔开来，分区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整合。根据前文分析，缺乏整合是不能在行政区划内构建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为了将前文论及的各个

子片区更好地进行整合。根据图 6, 除了要构建前文论及的“瑞金市—赣州市—安远县”三角形外, 还要构建“景德镇市—南昌市—鹰潭市”三角形, “新余市—萍乡市—井冈山市”三角形, 同时还要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南昌市—武汉市—长沙市”三角形, 使得南昌市与其他两个邻近的省会城市进行高效互动, 通过构建广域江西城市体系, 进一步提升南昌市的发展速度, 使得江西城市体系按照由北向南的顺序逐步扩展。各个子片区的子中心城市以及前文论及的节点中心地未发挥相应的作用之前, 要在广域城市体系中尽快促进南昌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根据图 6, 在江西行政区划内, 依托既有交通网络要在两纵一横即“ $1x + 1y + 1z$ ”的城市体系格局的基础上, 将“一横”即 $1z$ 西延为“ $1z + 1m$ ”, 将宜春市与浏阳市、长沙市等连接在一起。图 6 中的“景德镇市—南昌市—鹰潭市”“新余市—萍乡市—井冈山市”“瑞金市—赣州市—安远县”等三个三角形分别在赣北、赣中和赣南发挥重要作用。在“南昌市—武汉市—长沙市”三角形的影响下, 赣西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会尽快得到提升。为了将这些三角形整合在一起, 需要在赣中地区尽快形成两个城市环即图 6 中的 C_x 环和 C_y 环, 前者即“抚州市—丰城市—新余市—吉安市—广昌县—南丰县—南城”城市环, 将南昌市的影响力尽量向南拓展, 在赣中地区形成一个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小城市团, 而后在此基础上尽快形成 C_y 城市环即“丰城市—上高县—宜春市—萍乡市—井冈山市—遂川县—赣州市—瑞金市—抚州市”城市环。如上两个城市环(“双层环”)将如上三个三角形整合在一起, 同时将赣北与赣中南整合在了一起。广域江西城市体系的影响力通过“双层环”将尽量多的中心地整合在一起, 为赣北与赣中南地区得以构建一体化的城市体系构建了发展框架。

图6 广域江西城镇体系示意图

根据前文,在江西省域城市体系建设过程中,在充分依托既有发展基础的同时,也要不断创造条件,在从省域行政区划内部考虑问题的同时,也要在与邻近行政区划充分合作方面做文章。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问题,都需要突破既有行政区划束缚,在行政区划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层面考虑问题,构建更高水平的城市体系。根据文中分析,在构建城市体系过程中,不仅需要

从宏观层面着手，构建将尽量多的不同等级的中心地串联在一起的城市链，还要从微观层面入手，将发展基础较高的县级中心地发展成为节点城市，在中等城市中心地间扮演纽带角色，在较低层次的乡镇中心地之间扮演子中心角色。在江西城市体系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突破行政区划南北狭长以及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北强南弱的瓶颈，通过“分区+分步”的方式逐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东西方向的主链以及南北方向的主链在省域城市体系建构过程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在构建“链”的同时，也要不断强化“三角形”的建设，根据前文论及的中心地理论，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下中心地间的关系中，“三角形”是邻近中心地间最基本的联系方式。在构建“三角形”的过程中，要注意“以大带小、以强带弱”，并且要能够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城镇化进程中，同等级别的中心地间要强调整合，注重借力发展。城市链、城市团、节点中心地等目标并非强调扩大单个城市的规模，而是强调城市间的联系以及单个城市的发展质量。中心地要在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的影响下提高整合程度，规模较大的城市要前瞻性地构建分散发展格局。前文论及的分区发展方式，并非将整个行政区划机械地进行分割，而在于根据中心地间的联系程度进行适度理顺，从而加强中心地间的整合力度，通过“分片”谋求整合，因此在各个片区分片发展的同时不能阻碍片区间的联系，从而影响片区间的深度整合。

参考文献：

- [1] 孙烨，蒋大亮，刘存丽，等． 基于引力模型的江西城市空间格局研究 [J]．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2016(2) : 76 — 83.
- [2] 陆丽娇． 人文地理学概论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31 — 234.
- [3] 孟祥林． 行政区划沿革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思路分析 [J]． 城市发展研究，2013(6) : 64 — 71.
- [4] 孟祥林． 广域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对策分析 [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 1 — 7.
- [5] 孟祥林． “软区划”与京津冀一体化 [J]． 中国经济报告，2015(6) : 96 — 99.
- [6] 孟祥林． “一核心+ 三子团”赣州城镇体系发展构想 [J]． 新余学院学报，2018(1) : 25 — 32. (